

洛杉矶:个人主义英雄的坟墓

——解读菲茨杰拉德的《最后的大亨》

丁瑜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在《最后的大亨》中,菲茨杰拉德刻画了一个完美的个人主义英雄——斯塔尔。但浮华奢靡的现代工业城市洛杉矶腐蚀了斯塔尔的心智和道德,耗尽了他的能量和才华,摧毁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成为埋葬英雄的坟墓。菲茨杰拉德从自身的人生经历出发,怀抱着农业文明的理想来审视、观照现代城市洛杉矶,认为城市助长了浮华奢靡,使人们远离农业的自然状态,从而导致了其堕落和毁灭。

[关键词]洛杉矶;《最后的大亨》;菲茨杰拉德;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3-0113-05

Los Angeles :The Tomb of Individual Hero

——Interpretation of Fitzgerald's *The Last Tycoon*

DI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Abstract: In *The Last Tycoon* Fitzgerald depicted a perfect Individualistic Hero: Star. Extravagant modern urban Los Angeles which corroded Star's intellectuality and moral, exhausted his energy and talent, destroyed his spirit and flesh became grave of the hero. Following own life experience, Fitzgerald who scanned thought city encouraging showy and wasteful life, keeping people far away nature state and leading to degeneration and destroy surveyed modern Los Angeles by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ideal.

Key words: Los Angeles; *The Last Tycoon*; Fitzgerald; Individualism

《最后的大亨》是一部以洛杉矶的好莱坞影城为背景的小说。在菲茨杰拉德的想象世界中,洛杉矶是一座浮华奢靡的现代工业城市。在作品中,作者刻画了一个完美的个人主义英雄——斯塔尔。他出身穷苦,完全凭借着个人的艰苦奋斗,刚刚20出头就加入了电影王国好莱坞缔造的行列,并参与创建了有声电影制作的制度,成为影业大亨。然而,浮华奢靡的洛杉矶腐蚀了斯塔尔的心智和道德,耗尽了他的能量和才华,摧毁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成为埋葬英雄的坟墓。

在菲茨杰拉德看来,斯塔尔是为个人理想而战的了不起的英雄。电影是斯塔尔毕生的理想,他热爱电影制作,甘愿为电影事业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所有的才华。

斯塔尔出身贫穷,所受的全部教育仅仅是在夜校学过几天速记。但是凭着过人的天赋和超强的领悟力、判断力,他熟悉并掌握了影片制作的每一个程序,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电影这个新兴工业

收稿日期:2013-04-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美国城市文学地图(1890-1945)”(11YJC752027)

作者简介:丁瑜(1971-),女,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

的英雄、领袖。“像爱迪生、吕米埃、格里菲斯、卓别林一样,他是电影行业的标志性人物。在1933年影片审查制度实施前,他带领电影业冲出戏剧的樊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1]24}“跟林肯一样,斯塔尔也是一个在各条战线上长期作战的领袖人物。他几乎独自一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将电影事业大大向前推进。”^{[1]97}人们不仅从他那里打探影坛的内幕信息、独特的制作诀窍,还打探他对时尚的反应以及他对世事变迁的推测。

好莱坞片场的制片机制和商业运作模式决定了好莱坞大亨们以牟取最高利润为宗旨。和这一行业众多的唯利是图者不同,斯塔尔并不以赚钱为目的。拍摄质量上乘的电影才是他的最高追求。他甚至可以为了追求艺术,而拍摄不赚钱的影片。更令人钦佩的是,为了改变黑人对电影的看法,他抛弃种族歧视,决定专为黑人拍摄影片。

为了理想,斯塔尔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常常为了一部影片而彻夜不眠,但在这样疯狂地工作之后,连续几天他都会感到不适。这样辛劳的工作致使他的健康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医生警告他,如果不卧床休息,他将不久于人世。但是,谁也不能说服斯塔尔停下来,因为停止工作就等于杀死了他的灵魂。

在斯塔尔这位为理想而战的英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被理解为突出个性和个人特征,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赞成个人行动自由以及信仰自由。”^[2]

斯塔尔对他的帝国有感情,并非因为他拥有这一切,而是因为他亲手缔造了这一切,就好像艺术家对他的作品一样。斯塔尔把自己当做制片厂的家长。一方面,他重情重义,富有包容心。他为所有的人操心,希望和制片厂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家人关系。他安排患眼疾的摄影师看病,帮助演员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宽容作家怀特的酗酒和粗俗的笑话。另一方面,在整个影片制作的过程中,他独断专行,一切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没有丝毫民主协商的余地。他开除导演雷德·赖丁伍德,仅仅因为女演员的表演乏味,而导演雷德·赖丁伍德却驾驭不了她。在斯塔尔看来,雇员对雇主的个人忠诚是公司人际关系的唯一纽带,所以,他对保护雇员的剧作家协会、导演行会、工会组织都不能理解,以至厌恶。他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份,殴打工会的领袖布里默。

个人主义的产生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启蒙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将我们从乡土世界带入城市世界;从庄园王国带到一个新的由金钱主导的秩序王国;让我们从对生有权的信仰转向对自然权利的坚持;从对国王神圣权威的服从转向对议会和民主政府的服从;使我们从面对通过土地得来的财富,转向面对通过国家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等新兴机构的运行而得来的商业和工业财富。”^{[3]37}启蒙运动使人们摆脱了门第的束缚,相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大批的有志之士被城市所吸引,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就能在城市实现美好的梦想。只有在现代城市,像斯塔尔这样出身贫苦的人才能出人头地。然而,使个人主义得以产生的现代城市,最终又摧毁了个体。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的自我观念得到强化的同时,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强烈的竞争意识的支配下,物欲的无限膨胀使人们想方设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4]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使斯塔尔成为了金钱和城市的奴隶。

二

《最后的大亨》的主要空间背景是洛杉矶的好莱坞影城。好莱坞影城的建设和发展是美国西部拓荒的一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业的建立、繁荣和向全球的传播标志着美国文化霸权的建立,标志着美国从传统武力帝国向现代文化帝国的历史性跨越。这样的历史性跨越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紧接着,美国进入了浮华奢靡的“爵士时代”,“美国梦”似乎从梦想完全变成了现实。然而,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延续了整整10年,并蔓延到全世界,引发世界经济大危机。

《最后的大亨》创作的时间是1929-1935年,这几年正是美国从“爵士时代”的浮华奢靡过渡到经济“大萧条”的衰败破落的几年。“美国梦”破灭的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工人罢工、老兵闹事、制片厂破产、影业老板自杀、律师考虑到山中避难。整个美国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到处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主人公斯塔尔,这位西部运动的化身人物,此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他和好莱坞众多的亡命

之徒就像作者笔下的银汉鱼。银汉鱼争先恐后地涌到海滩上,好像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可以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免于死。“小小的银白色的鱼儿活蹦乱跳,跃上海滩……鱼群随着潮水涌上来,在沙滩上叭哒叭哒直跳……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鱼儿在高大的人侵者的赤足旁蹦蹦跳跳,无所畏惧,兴高采烈之中带着一丝轻蔑,就像它们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将饰板钉在海滨大石块上时表现得一样。”^{[1]84-85}

作为电影这个新兴工业的领军人物,斯塔尔本是一位奇才,然而,浮华奢靡的现代城市洛杉矶却腐蚀了他的心智和道德,耗尽了他的能量和才华,摧毁了他的精神和肉体。

好莱坞影城是洛杉矶一项重要的工业。电影本属于艺术,有着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特规律。当电影被当做工业来发展,那就意味着艺术与商业联姻,金钱便成为了衡量它的唯一准绳。好莱坞也就成了在巨大财力支撑下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缔造财富的梦工厂。好莱坞片场的制片机制和商业运作模式滋生和助长了这个城市的浮华奢靡。作为献身于娱乐事业的社团的成员,好莱坞的居民们发明了一些社会礼仪,把这些礼仪当做他们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标志。“在好莱坞,人们不会垂青一个陌生人,除非他们佩戴着记号,表明他们在其他地方斧子已经彻底磨快。”^{[1]9}“好莱坞是个人们完全分区居住的城市,依据经济实力,你可以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街区,从老板、导演的豪宅,到技术人员的平层房以至临时演员的寓所。”^{[1]63}而那些管理阶层的住宅区是相当奢华的。作品中写到的影业大亨布莱迪的女儿所住的房子“真皮居”就极为奢华。那间房间的地板上铺着安哥拉羊毛地毯,房间里摆设有银白色的镶板、真皮桌子、乳白色的画像、精美易碎的饰品等,其奢华可见一斑。

作为好莱坞管理阶层的一员,斯塔尔不免受到这种浮华奢靡之风的腐蚀。这种腐蚀首先体现在他对情人凯思琳的态度上。凯思琳是个不属于好莱坞世界的女人,她的青春和活力深深地吸引了斯塔尔。然而,凯思琳出身低微,她的父亲是在纽芬兰打渔的渔民。她贫穷,不幸,衣着举止中不脱中下层阶级的印迹。这一切都与斯塔尔的上流社会的浮华奢靡的习气不相吻合,因此,斯塔尔没有选择凯思琳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他这种虚荣的观

念也对凯思琳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最后,他深爱的情人成为了他人的妻子。

这种浮华奢靡之风也腐蚀了斯塔尔的道德。为了统治好自己的电影王国,斯塔尔必须和他的敌人——另一位影业大亨布莱迪做你死我活的斗争。长期以来,布莱迪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让斯塔尔从公司消失,以独占制片厂。后来,斯塔尔和布莱迪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斯塔尔感到布莱迪要谋杀他,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避人耳目,斯塔尔决定去纽约旅行。在飞机上,斯塔尔对自己采取的行动突然感到十分厌恶,他意识到这么做就把自己堕入布莱迪一样野蛮恶毒的一类人中去了。他决定取消谋杀,飞机在下一个机场降落后就发电报发出指令。但飞机出了事故,在下一站降落前坠毁了。最后,斯塔尔死于坠机,布莱迪也被谋杀。在与布莱迪的斗争中,他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体现了他道德上的堕落。具有悲剧性的是,当他后悔自己道德的不端,并极力在道德上拯救自己时,却没有了机会。作者这种刻意的安排表明作者清醒地看到了这种道德堕落的不可避免与不可救赎。

其次,这座浮华的城市耗尽了斯塔尔的能量和才华,使他成为一个疲惫不堪的亡命之徒。为了能出人头地,斯塔尔疯狂地工作,以至年仅30多岁,就病入膏肓。另外,与布莱迪的斗争也大量地消耗了斯塔尔的能量。布莱迪是完全不同于斯塔尔的一类人,他除了孜孜于增加银行存单外,对影片制作并不感兴趣。“他对电影配音甚至电影剪辑的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他对美国社会的把握尚不如巴里西根这样偏远小镇酒吧里的男侍应生。在编故事方面他并不比走街串巷的推销员高明多少。”^{[1]24}和斯塔尔的理想主义相比,布莱迪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两者的争斗表明,在物质主义社会,理想主义者很难成功。

熵理论认为:宇宙的能量总和是不变的,能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都会损失可以在将来用于作某种功的一定能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那些损失了的能量就是所谓的熵。“熵的定律同时也说明了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所有能量从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转化。当熵处于最小值,即能量集中程度最高、有效能量处于最大值时,那么整个系统也处于最有序的状态。相

反,熵为最大值、有效能量完全耗散的状态,也就是混乱度最大的状态。”^[5]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负熵会补充进来,作为能量的来源。比如,植物就从太阳那里吸收能量。城市是一个封闭系统,在它自身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为它提供能量。所以,它的熵值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于是,城市无可挽回地走向混乱、衰退、灭亡。这一点,斯宾格勒曾有过论述,他认为:“城市的诞生注定了它的死亡。”^{[6]216}

斯宾格勒认为,人的生命之根在于土地。“城市由于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6]206}这就反过来剥削城市本身。城市与其自身之外的“滋养之源”切断了联系,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进入一个耗尽其能量的熵化过程;它自己供养自己,产生了各种堕落的观念,造成了人性的受难。斯宾格勒指出:“各种文明中的出色人物的头脑是完全被一种极度紧张的表现所支配的。智慧不过是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的理解能力。”^{[6]217}斯塔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总是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不是疯狂地工作,就是与对手周旋、斗争。斯塔爾 20 出头就成为影业大亨,成就一番常人难以成就的辉煌事业,这充分证明他本来是一个极富能量的人。他的能量被消耗得如此之快,说明城市的熵化进程非常快。

一般认为,爱是人类抵御或延缓世界熵化的方法。乡村是富有爱的。但是在城市,由于人们过度地追求物质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们普遍地变得孤独。斯塔爾是尤其孤独的一个,他没有亲人、朋友和爱人。这也是他的能量被迅速消耗掉的原因。

城市给斯塔爾带来的孤独与无家可归感摧毁着他的精神。虽然斯塔爾在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贝艾尔有自己的高档住所,但他却很少住在那里,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工作室。他在马利布还有一幢未建好的别墅,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幢房子。斯塔爾对凯思琳的爱情源自无家可归者对稳定的家的需求。在他们约会的时候,经常发现无处可去。夜晚,他们疯狂地驱车穿过洛杉矶,奔向太平洋海岸的高速公路。在海滨大道上他们不断地开车往返,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危险的孤独感。然而,他与凯思琳并不门当户对的爱情以及最终两人爱情的失败使斯塔爾的孤独无药可救。作者给斯塔爾安排的结局是飞机失事,斯塔爾的肉体最终被彻底毁灭。其实,即使没有事

故,斯塔爾的肉体也会因为疾病而被迅速摧毁。可以说,被摧毁是斯塔爾的宿命。就这样,洛杉矶这座现代化大城市摧毁了斯塔爾的精神和肉体,成为埋葬英雄的坟墓。

三

菲茨杰拉德对洛杉矶的城市想象源自他在爵士时代的生活经历。他人生最后几年是在洛杉矶度过的。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大起大落。1920 年年仅 24 岁的他因为发表《人间天堂》而一举成名,并如愿以偿地与富家女珊尔达结婚。1925 年发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婚后两人过上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酒会、舞场、豪华旅馆和海上游艇中流连忘返。因为讲究排场、挥霍无度,生活渐渐捉襟见肘,乐极生悲。后来珊尔达患上了精神病。为了给妻子治病,菲茨杰拉德债台高筑,渐渐染上酗酒的恶习,还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曾两度自杀未遂。1937 年他来到好莱坞,与好莱坞著名女专栏作家希拉·格雷厄姆同居,在女友的帮助下靠写电影脚本支付妻子的治疗费和女儿的昂贵的学费。1940 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 44 岁。

《最后的大亨》是菲茨杰拉德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尽着逐渐衰退的能力所及,辛苦而写作的。在他逝世时仅完成一半。作品具有很浓厚的写实主义的成分,主要人物都可以找到原型,一些核心情节也有据可查。“小说的主人公斯塔爾以好莱坞著名的制片人欧文·泰尔伯格为原型;斯塔爾的恋人以菲茨杰拉德的情人希拉·格雷厄姆为原型;布莱迪以 MGM 影业公司的执行董事长路易·梅亚为原型。小说中很多情节和重要事件都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如好莱坞联合影业公司总裁曼妮·舒尔茨的自杀,洛杉矶大地震,制片厂遭洪水淹没,斯塔爾与布里默的互殴。”^{[1]146}

菲茨杰拉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对城市充满着幻想,并苦苦地追求着城市的奢华。菲茨杰拉德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欲海中沉浮的一生。年轻时追求金钱和美女,成名后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年为金钱所累,挣扎至死。他曾经在散文《我失去的城市》中写到,对他来说纽约象征着成功、浪漫的女孩和好的生活。直到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来到洛杉矶,也是因为他认为洛杉矶能实现他的成功的梦想。另一

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认识到城市的局限,感受到了潜藏在城市浮华奢靡的外表下的深刻危机。“它(指纽约)不过是座城市,不是整个宇宙。”在《我失去的城市》的结尾,菲茨杰拉德哭着说,“我失去了我的灿烂的海市蜃楼”。^[7]

如果说菲茨杰拉德曾经拥有过纽约,最终失去了它,那么,对于洛杉矶,我们只能说,他都不曾真正拥有过。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时光,但他从未真正属于那里。他和这座城市是个错误的混合体,他的电影脚本不仅没有被拍成电影,而且还因为酗酒带来工作上的麻烦。他创作的最后—部小说《最后的大亨》也因为心脏病的发作而未完成。

菲茨杰拉德赋予斯塔尔的许多情感都是他自己曾经体验过的。他和斯塔尔一样在早年的成功之后,遭受失败。他在斯塔尔身上赋予了一个虚弱、疲惫的男人想要东山再起的愿望。在斯塔尔身上,菲茨杰拉德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征服洛杉矶,最终却力不从心的痛苦。从斯塔尔的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幻灭感和绝望感。菲茨杰拉德深受斯宾格勒的影响,他清楚地看到了由熵定律所决定的城市必将走向毁灭的宿命。这种幻灭感和绝望感同时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有论者指出:“洛杉矶这个城市后起之秀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城市生活精神状态——幻灭感和绝望感。”^[8]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菲茨杰拉德所表现的洛杉矶是真实洛杉矶的再现。菲茨杰拉德从自身的人生经历出发,怀抱着农业文明的理念来审视、观照现代工业城市洛杉矶,认为城市助长了浮华奢靡,使人们远离农业的自然状态,从而导致了堕落和毁灭。菲茨杰拉德的农业文明的理念来自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赞成简单朴素的农业共和国。他担心由革命开动的权利机器会被误用,会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而使民主变成新的独裁主义。”^{[3]222}托马斯·杰斐逊的理念并没有实现,1812年的美英战争之后,美国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工业化道路。但托马斯·杰斐逊的农业理想却支配了很多现代作家的文学想象,其中就包括了菲

茨杰拉德。《最后的大亨》的第一章就提到追随托马斯·杰斐逊“以农立国”理想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称他是新奥尔良的征服者、国家银行的反对者、分肥制的发明者,并且称杰克逊的故居是个朴实无华的圣地,可见作者对他的崇拜。作品中的一行人不惧颠簸,来到杰克逊的故居却不得进入,象征着杰克逊的农业理想与现代城市人的隔膜。

现代城市中的精神危机强烈地煎熬着菲茨杰拉德那颗敏感的心。当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时,他却倾心向往着乡村的牧草和田园。在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就让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尼克在目睹了盖茨比的悲惨经历后重新回到家乡。菲茨杰拉德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历史忧患意识的作家,由《最后的大亨》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的反思和深切的关怀。

参考文献:

- [1] 菲茨杰拉德.最后的大亨[M].李寄,李庆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 [2] 崔雪茹.西方个人主义源流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2).
- [3]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 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93.
- [5]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9.
- [6]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F. Scott Fitzgerald. My Lost City: Personal Essays, 1920-194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15.
- [8] 王琳.美国城市文学发展轨迹——美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种解读[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0(1).

责任编辑:李珂